

蔣碧微生死戀 (二十)

楊兆青

星洲少女一片癡情

徐悲鴻長久在外講學，開畫展身心困倦的時候，也會坐下來靜靜的回想，多年來的戰亂生活和憂患歲月，使他「成熟」和「世故」了。

徐悲鴻對「成熟」的解釋，是多為別人設想；他對「世故」的看法，是少去傷害別人。

因此，他在新加坡與「未婚妻」分手時，聽了黃曼士夫人的話，不要糟蹋人家的青春，默默離開那位名叫阮倩麗的華僑少女。却是沒有想到，阮倩麗對徐悲鴻一往情深，既已當了徐的未婚妻，便以徐悲鴻的人自居，癡癡的等待徐悲鴻從國內接她回去定居。她苦候幾個月沒有徐的音訊，居然又跑到黃曼士家裏打聽消息，一去就被她撞上徐悲鴻。

「我終於可以跟你回到祖國了。」阮倩麗興奮的說。

「倩麗，你聽我講……。」徐悲鴻含愧的支吾着。

那天，黃曼士夫婦都不在家，徐悲鴻正從黃府開門出去，迎面就被阮倩麗撞見。不善掩飾的

徐悲鴻，先是尷尬的一驚，接着僵硬了好久的苦笑。慢慢的，他才邊走邊談，把阮倩麗帶到附近的公園。

徐悲鴻告訴阮倩麗，他根本還沒有離開新加坡，倒是最近就要動身，聽得她好高興。徐悲鴻知道她誤會自己的意思，心裏一急，滿臉通紅，繞着一個大圈子，向阮倩麗表明態度：

「妳從來沒有回過祖國大陸，我當然非常希望你回去看一看……」

阮倩麗癡柔的看着徐悲鴻，沒有答腔。

「現在時局不穩，祖國有難……」徐悲鴻嘆了一口氣說：「我們每個人對國家都有義務。」

阮倩麗點點頭說：

「我知道，所以你會來這裏開畫展。報上說你都把賣畫的錢捐給祖國。」

「是的。但我這回來，却做錯一件事！」徐悲鴻又嘆了一口氣：「倩麗，你知道嗎？我也很痛苦！」

阮倩麗疑惑的問：「什麼事？我能效勞嗎？」

「妳能幫我忙嗎？因為這事跟妳有關！」徐

悲鴻小心的反問：「妳若幫了我，也許我會好過一點。」

「請講！要我做什麼？」阮倩麗關心的問。

「妳是很善良的女孩……。」徐悲鴻的話停住了。

「我願意為你分憂！」阮倩麗坦白的說。

「請妳……。」徐悲鴻還是無法往下講。

「什麼事我都願意為你做，請你快說！」阮倩麗急了。

徐悲鴻不敢正視阮倩麗，他雙手搗着臉，痛苦的說：

「請妳忘掉我們曾經訂過婚。」

「不！我不能忘掉！你告訴我為什麼？」阮倩麗驚異的問：「為什麼？你說！」

沒有等徐悲鴻說出原因，阮倩麗的兩隻眼睛已經充滿了淚水。她不解的呻吟着問：

「我做錯事了嗎？」

徐悲鴻萬分愧意的在嘆息聲中，解釋他本人的過錯和令人傷痛的理由。

「不是，錯誤在不該要妳嫁給我。」徐悲鴻此時倒很平靜的說：「我已經半老了，妳跟着

我不會幸福，而且我在祖國已有家小……。」

阮倩麗斷斷續續的哭泣了好久，她在不哭的時候，也曾經表明，她不在乎徐悲鴻在祖國已經有家室。但是徐悲鴻說，那樣會使他感到痛苦。他的痛苦會使婚姻成爲悲劇。與其將來痛苦，不如現在及早回頭。最後，阮倩麗無奈而傷心的說：

「我不忘記我們已經訂過婚，也不迫你娶我，但是請你不要忘掉我！」

徐悲鴻無言的點點頭。心裏頭愛比愧少，苦比樂多。此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徐悲鴻總會記掛着那位個性朗爽的檳城少女，也因此他常會想到自己總是容易跟女人產生麻煩。

徐悲鴻離開新加坡之後，到了印度，在那裏開過畫展，又折回新加坡。

夫妻重聚談論「移交」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當徐悲鴻從新加坡回到祖國，蔣碧微和張道藩都在密切注意他的消息，同時也在做着各方面的準備。比如將如何處理種種複雜紛亂的問題，以及如何面臨令人困擾不安的場面？

蔣碧微用冷靜的頭腦，客觀的態度，分析目前的勢態，考慮她自己的自處之道。徐悲鴻這次回國，給蔣碧微一種不得自由生活的心理威脅，彷彿在平靜的水面，投下一方巨石。

徐悲鴻是一個藝術家，以「獨特偏見，一意孤行」爲他立身處世的原則，而在這個原則之下任何事他都拿「自我」爲中心，愛惡喜憎，全憑

他的需要爲依歸，然而他自海外起程回國之前，便一而再，再而三的向親戚朋友表示希望和蔣碧微破鏡重圓，讓他也像一般人似的有一個家庭，作爲他人生的需要和陪襯。

因此蔣碧微也不得不藉由回憶而加以檢討，看看是否真有一絲一毫重圓的希望？一想到這個問題，許多排遣不開的舊時創痛，立刻像毒液在浸蝕蔣碧微的心。

蔣碧微回想，二十年來，她不會得到過徐悲鴻一絲溫情的撫慰，沒有關切，沒有照拂，沒有鼓勵也得不到幫助。從徐悲鴻那兒所收穫的，僅祇是離開徐悲鴻時的輕鬆自由之感，以及無論怎樣都激不起的感情連繫和萌生懷念，再有，徐悲鴻讓她自己摸索，自己奮發，終於得到了堅強的生活能力和自立的勇氣。

蔣碧微她在深思熟慮，通盤檢討之後，於是發現：那種移情別戀，長久遺棄家庭，置母子三人於漫天烽火，異鄉流浪中不加顧念，以及爲了要向別人求婚，不惜片面登報聲明和她脫離「同居」關係等等的殘忍打擊，是徐悲鴻基本性格的發揮，更是促成分離的最後因素。

因此，蔣碧微痛定思痛之餘，下定了決心，她對於徐悲鴻破鏡重圓的要求，實在無須乎作任何考慮。

徐悲鴻回到重慶，沒有去看小孩和蔣碧微，也沒有去看蔣碧微的父親。自管住在觀音岩中國文藝社。

蔣碧微從顏實甫的口裏，聽到徐悲鴻在重慶的情形。由於心裏早有盤算，她下了帖子請徐悲

鴻及若干好友到磁器口家裏便餐。

那天近中午時分，徐悲鴻興奮的挑了一張自己的畫，畫的是幾株芭蕉，一畦草地，草地上憩着幾隻麻雀。他神情愉快的由華林、陳曉南陪同，到了蔣碧微家裏。小孩伯陽及麗麗，多年不見父親，此時相逢，都跑過來問長問短，徐悲鴻也顯得特別歡欣。蔣碧微的父親，已知女兒宴客的目的，神情黯然的坐在主人席上，他平靜的接受了徐悲鴻旅印期間，爲泰戈爾作的畫像，那是一張印在明信片上的複製品。

陪客當中還有顏實甫，呂斯百等人。大家都注意到蔣碧微客廳迎門的書架上，放着一隻玻璃鏡框，鏡框裏貼着徐悲鴻刊登那則「脫離同居關係」的啓事。左下角，蔣碧微寫了「碧微座右銘」幾個大字。氣氛非常沈悶。

將要開宴的時候，蔣碧微的父親，把她叫到身邊，勸導說：

「悲鴻回來了就好，那件事還是不要說吧！」蔣碧微以沈默表示自己的意思。

大家坐定以後，徐悲鴻突地站起，端起酒杯，對蔣碧微說：

「我向妳道歉，爲過去好多對不起你的事情！」他脖子一仰，那杯酒一飲而盡。

蔣碧微苦笑一笑，沒有任何表示。朋友們都湊和着舉杯，紛紛作勸和不勸離的努力。

「爲遊子歸來乾杯！」

「借花獻佛，爲老師回家乾杯！」呂斯百那杯酒也光了。

一陣互相敬酒之後，蔣碧微望着徐悲鴻，她慢慢的舉起杯子。此時大家突然靜下來。只見蔣碧微朝其他陪客環視一週，淺飲一口，嚴肅的說：

「今天請大家來，是請各位作證……」蔣碧微隱忍了許多痛苦，望望老父，又看看徐悲鴻及坐在他身邊的兩個小孩：

「徐先生回來了，我現在是辦理移交。因為我已把小孩帶到這麼大。他們現在離開母親不要緊了……」

「我自己的前途茫茫，小孩跟着他父親會比較好，我希望今後小孩由徐先生負責教養……」

此時，徐悲鴻才知道蔣碧微請客的目的。他表情木然的坐在那裏，不飲不吃。蔣碧微靜待他的回答，但他一直默不作聲。蔣碧微只好主動向徐悲鴻說：

「我有三個辦法，請你擇一而行。第一，孩子由你帶去。其次，我帶兩個小孩，但你要負擔他們的教養費用。第三個辦法，是你同意孩子由我負責撫養，我登報聲明將孩子改姓蔣。」

徐悲鴻自始至終，沒有任何表示。大家食不甘味的草草散席，徐悲鴻也跟着大夥走了。

蔣碧微的「移交」，當然沒有結論。

此心已冷破鏡難圓

那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對美術教育工作非常重視，特別從中英庚款撥出一筆經費，創設中國美術院，設在風景宜人的磬溪，由徐悲鴻擔任

院長。

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天，徐悲鴻又來到蔣碧微家裏，把她叫到後房。他面對蔣碧微，雙手叉腰，神情凝重的對蔣說：

「我有話對妳說。」

蔣碧微在床沿坐下，對他說：

「我在聽，你說吧！」

「我知道，妳的心已完全冷下去了，……」徐悲鴻抿了抿嘴，又說：「過兩天我要到廣西去，我想知道，我能不能重新溫起妳一點心……」

蔣碧微很婉轉的說出一個譬喻：

「一件很精美的磁器，不幸被你打破了。盡管你找到最高明的匠師把它修好，裂痕却永遠除不掉。我寧可將它碎掉，也不願有假的完整。」

徐悲鴻曉得和好已不可能，他啞然若有所失，沒有再說一句話，靜靜的走到後院出去。

顏實甫正在院子裏小坐，徐悲鴻走過去，對顏實甫說：

「我最後的努力也做了，最後的希望也沒有了！」

「你做了什麼努力呀？」顏實甫抬起頭來望望徐悲鴻說：「到今天為止，你這才是第二次來。聖經裏說的話：當人摳你的左頰，你不妨把右頰也送上去，你竟連這點勇氣都沒有？」

徐悲鴻感慨的說：

「年齡不同囉！」

顏實甫深沉的向徐悲鴻笑笑：

「要談情說愛，還講什麼年齡大小？」

徐悲鴻當天回到重慶，第二天便動身去桂林。臨走之前，他寫了一封信給蔣碧微：

「碧微女士慧鑒：汝傷痕太深，有如銅鏡全體破碎，不能再治，我自知每被見面，必致汝增加憤恨，抑吾並知關於我之一切，亦將令汝厭惡。我之於汝，將成一魔，便令吾自責，亦徒然也。吾此往當力知自處，然此半關命運，非全屬人事。茲託斯百弟攜上五千金，備兩兒入學等之費用，伯陽須俟開學後，我方能完全負責。此兩月中尚須偏勞，誠自愧也。敬祝 暑安並敬為 大人祝福！」

悲鴻啓

徐悲鴻在離渝之前跑到磁器口去找蔣碧微談話，確是在想試探一下和蔣碧微還有沒有重圓的希望？如果有，他將留在重慶，否則的話，他就急於要去桂林，因為他看中了唱桂戲的一個女孩子，藝名叫多渡蘭。他想和多渡蘭結婚。

華林曾力勸徐悲鴻：「你何苦這樣呢？娶個唱地方戲的女歌子，怎麼成呀？」徐悲鴻感嘆的說：「現在再不找女人不行了。」他舉出例證，說是最近他分別在昆明成都兩地開畫展，幾乎就沒有有一個女人寫信來向他表示崇拜和欽慕。

在桂林的朋友寫信告訴蔣碧微說：徐悲鴻一到桂林便央託歐陽予倩的太太，為他做媒，向多渡蘭求親，結果，多渡蘭很直率的拒絕了。但是歐陽夫婦不便明說，在徐悲鴻面前，就說多渡蘭已經心上有人，別有所戀。

婚事絕望，徐悲鴻意興闌珊，再回重慶，繼

續在中央大學執教，同時主持中國美術學院務。

致送壽屏巧遇素珊

徐悲鴻回到重慶，沒有去探望蔣碧微及小孩。他和蔣碧微的「問題」，始終膠着沒有解決。

在那頭爲國事忙碌的張道藩，這段期間很少來看蔣碧微。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是張道藩的雙親七秩壽誕之期。

張道藩事親至孝，必將回鄉爲雙親去祝壽。蔣委員長題頌「齊眉合德」的匾額，他的一些留法好友，由但蔭孫發起，議決合送一件隆重而富有紀念價值的禮物，於是大家公請蔭孫的尊翁，革命元老，古文大家但懋誠，爲張道藩的父母撰一篇壽序，又請蔣碧微父親書寫，以兩老的手筆合作完成了六幘壽屏；全文如下：

「盤縣張銘渠先生暨德配伍夫人七秩壽序：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獨善無所細，兼善無所盈，其視堯舜之事業，湯武之勳伐，猶怒濤之出沒於滄海，浮雲之起滅於太虛而已，無所與，身居陋巷，意氣如虹，吾乃今而於盤縣

張公銘渠見之，公之先世，有自金陵商於筑者，遂家焉，公少濟物有志，嘗一就試有司，以不樂操舉子業棄去，爲文樸實，說理如布帛菽粟，驟視之，無非常可喜之象，而切於實用。其學以躬行實踐爲宗，早歲設教於鄉，因才利導，成就甚衆，其勤誨不以童蒙而或異，嘗曰：「小學爲養正始基，何可忽也。」識者以公之鄉塾，擬之胡安定之湖學，謂公蓄德在躬，志不克舒，其

門人弟子後昆，必有昌大其學者，亦於哲嗣道藩見之。公德度汪深，親之者如坐春風，如飲醇醪，潛移默化，而不自覺。民國十六年道藩奉中樞命，回筑組織省黨部，爲周西成所忌，下之獄，籠楚備至，並逮。公年餘始出，公泰然支之，暇輒舉族人之服官中外，治行可法者，一一爲道藩道之，而尤以清操爲重，及見道藩學將成，則又舉孔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之訓爲道藩勸，道藩服膺庭訓，造次顛沛，無時或忘。及負笈海外，於中外文化深所究心，冀歸國後以其所得，裨益化民，成俗之治，猶公之志也，十餘年以來，道藩踐履中外，爲時良佐，其居官治事，教士爲學，皆公之緒餘，然後知公之所蓄者深也，今年夏曆八月七日爲

公七秩壽辰

德配伍夫人長 公一歲，爲婦順，爲母嚴，道藩節槩凜然確乎不可拔，蓋得力於母教也，道藩乞假歸里上壽，余因以聞於道藩者，述以爲獻，不足盡公之德行於萬一也。

愚侄

同拜祝

李亮恭 蔣碧微
沈亮 郭有守

但蔭孫 華林
徐輔德 顏實甫

前大元帥府秘書長參議院秘書長兼憲法會議秘書長今國民政府秘書長後學但懋誠拜撰

學弟蔣梅笙敬書畢贊曰：

「名父有子 興國維賢 橋梓濟美 椿萱永年
但君雄文 班蔡後先 祇賦拙書 鼎足弗全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

毅旦

蔣碧微的父親，用工筆楷書將全文寫在六幘壽屏上面，裱好以後，蔣碧微在上午便乘車進城，準備親自交給張道藩。一進文化會堂，就有一個熟悉的工友，低聲告訴蔣碧微說：

「張太太在裏面。」

蔣碧微錯愕了一下。想想自己是送壽屏而來，怎好一聽素珊在此，便立刻退出。她心裏略作準備，便逕直大方的走進張道藩的辦公室，將壽屏當面交上。

張道藩乍見蔣碧微，心裏不自在，神情有點不自然。蔣碧微由於工友的通知，已知素珊在裏面，進屋後不見素珊，她想必定是在隔壁張道藩的休息室。這中間只隔一層薄薄而有縫隙的木板。

蔣碧微故意大聲的說：

「我帶來大家送給老太爺的壽屏。」把東西交給張道藩的時候，她低聲說：「我知道你有客人！」

曉得素珊在隔壁偷看這一邊，蔣碧微坦然的和張道藩閒談幾句，便快快告辭。

素珊聽不懂國語，看不懂中國字，但因張道藩生活習慣的異常，使她早起疑心，她又猜測必是跟蔣碧微有關。今天撞上了，從蔣張兩人臉上的奇怪表情，已看出了問題。素珊躲在裏面沒有出來，張道藩進去看到她在床上流淚。

素珊有這樣的表現，一切可以說她全都明白了。張道藩和她交談了三五句話，就相對無言。中飯時兩個人都食不下嚥，各自默默墜淚。

第一條路離婚結婚

張道藩獨自從重慶乘飛機直赴昆明，然後搭便車抵達盤縣，一回到家裏檢查行李，就發現留法八位同學恭送的六幘畫屏，竟然遍尋不獲。——壽辰將屆，這下怎麼辦呢？

他細細一想，總算他想到了線索，他立刻寫航空快信到重慶，叫素珊趕快把她藏過的壽序航空寄來，並且告訴她這是多麼重要的物件。張道藩怎麼能肯定壽序是素珊藏起來的呢？因為他想到了那天蔣碧微送壽序去的情景，素珊躲在隔壁偷聽他們的談話，又看蔣碧微交了一包東西給張道藩，使她疑慮叢生，找個機會就把壽序翻出來看，然而她一個中國字不認識，也不懂得這是什麼東西，帶點氣憤就把壽序悄悄的藏起了，殊不知害得張道藩差一點在他父母面前無法交代。素珊得到了信，連忙用航快將壽序寄到盤縣，時間倒算是趕上了。不過素珊的信中曾要求張道藩，必須和蔣碧微以及所有的家人斷絕往來，張道藩的答覆是：「辦不到」。

蔣張的戀情，已全然被素珊知悉，她在信中已向張道藩提出各種要求。張道藩只好等回到重慶再作處理。

蔣碧微內心既為張道藩憂急，又愧對素珊，怕她逕自來找麻煩，更為徐悲鴻的不負責任而傷心。她在複雜的心情下，不知如何自處才好。她想到張道藩前一陣子，所寫的一封長信，也許可供參考，那封長信，內文是這樣的：

「雪：

「今晚再不寫信，我又將一夜無法安眠，因此我在飯後喝了兩杯咖啡，提提精神。

「前晚接你十日的信，知道你悲感仍多，心裏十分難受，恨不得插翅飛來，給你安慰，自從接到你的信後，心情一刻也不得安寧。今天下午又收到了你十三日的信和附件，一再詳讀，我的心神更加惶恐不寧了，晚餐席間和飯後，和大家敷衍着談話，簡直是心不在焉，談了些什麼，現在全都忘記了。

「此刻我取信再讀，還沒讀完，熱淚已潛而下，『宗，你應該知道，我不能離開你，我無法離開你！』這幾句話，深深鑲入我的肺腑，我依稀聽見你痛苦的呼聲，要我忍住眼淚，怎麼能够做得到！

「雪，妳應該知道，我們兩個人的愛，早已使我們化成了一個人，不但精神感應一致，血液都像是混合了，因此我倆無論是誰在快樂或痛苦，一定會發生連帶關係，這正可以證明我們愛的真切，而我倆之間的問題不易解決，也就是爲了這層緣故。假如我們只是彼此玩弄，或是僅由於一時的感情衝動而結合，沒有真愛存在其間，那麼隨便怎樣解決，也就不會痛苦了，我們的個性都極堅強，平素也敢作敢爲，對任何事都還有辦法，然而偏偏輪到自己首當其衝的時候，居然把一切弱點全都暴露出來了，我相信這決不是我們無信心，無勇氣，無辦法，而是由於這個虛偽的社會，複雜的環境，使得我們不能沒有種種顧慮。

「爲了我們的事情，妳已經不知受了多少苦痛，我所能安慰妳的，祇好請妳暫時擱置，不去想它，上斷頭臺的時候還沒有到，我們又何必事先自尋煩惱。當然，我也知道這是不澈底的辦法，可是，在無法澈底解決以前，我們也只能拖延。我知道遲早總是要上斷頭臺的，今天讀妳附來的信，覺得這日期大概不久就要來臨了！想起我使妳這麼痛苦，實在愧恨惶恐，無法安寧，既然大限將到，我們不得不冷靜頭腦，求一個澈底解決的辦法。現在我把我能想到的解決途徑，寫在下面，聽妳選擇。這裏面無論那種辦法都是我自願努力去做的，不問其結果如何。不過在我提出這些辦法之前，我却要懇求妳，對於我衷心愛妳這一點，絕對不能起絲毫懷疑，否則的話，那麼我除了用自殺表明心跡以外，就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反之，不論妳怎麼取決，我今生今世，對妳愛我這一點，我也絕不會有絲毫懷疑的，這句話我可以對天地而質鬼神，甚至願以我的父母來對妳發誓！我們兩人必須先有這樣的了解，然後妳才會明白以下我所說的都是平心靜氣，有理智，無成見，無猜疑的話；假如我們之間有了半點懷疑，那麼我們的愛，就連糞土也不如了！用不着受別人的逼迫，而自己已斷絕了生存的憑藉，因此我必須先在此鄭重說明，我相信妳一定會同意這一點，並且接受我的懇求。

「解決辦法

「第一、離婚結婚我用我已經另外愛上一位女子為理由，向素珊提出離婚，無論她開出什麼條件，祇要我能力辦得到，我都願意接受，不過素珊在沒有答應以前，一定會問這位女子是甚麼人？我却只能答應在辦好離婚之後告訴她。她經過我這樣的要求，依我的推測，她必然會在下列三種辦法之中，採行其一：

逃避求生忍痛重圓

「(一)無論如何不願意離婚(因為我已經試探過)，如果我逼得急，她一定會告訴果立兩公，請求解決，二公必以種種理由和利害勸阻或壓迫我，事既如此，我當然不受到任何壓迫，可是素珊既然不允離婚，假如我片面宣佈脫離，自然無法生效，其結果一定鬧成僵局，終將無法解決。

「(二)素珊因為這件事而受刺激，自尋短見。

「(三)素珊提出一種我無法接受的條件(譬如一次要我付贍養費十萬八萬之類)。

「無論怎樣結果，有這麼一段經過，一定會鬧得滿城風雨，我既不聽果立二公的勸，當然會和他們鬧得感情不洽，而他們對我必將失去信任，我從此也不願意繼續和他們的關係，更不願再在這個圈子裏求生活，唯一的辦法，祇有遠離，另謀生存，另找出路，不過我絕對不至於去當漢奸、賣國賊或共產黨罷了。

「第二、逃避求生離婚既不可能，我們兩人只有放棄一切，逃到遠方，不再和這個社會和環境相接觸，另謀生存，再圖幸福。因為不這樣的話，妳將來一定會為環境所迫，與悲鴻重圓，不但妳太難堪，而我又何嘗能够忍受？但是如想遠走高飛，我們至少要準備一年的生活費用，才可以徐圖良策，否則一旦離開現在的環境，就別說自己不願意找人家幫忙，縱使願意找，也不會有人肯幫忙的(尤其是那些勸我不動的人)。因此我們必須在事前便將款子籌好，我們都是年過四十歲的人了，奮鬥吃苦的毅力，當然不能和十幾年前年富力強的時期相比。固然我們心甘情願的為了愛情而吃苦，可是願不願意是一回事，辦不辦得到又是一回事，將來究竟要苦到甚麼程度，現在還沒法預料，假如我不能使妳得到最低限度的安定和舒適，即使妳不怪我，我就是不自殺也必會鬱鬱而終，萬一竟因此使妳與我同歸於盡，不但我將永留罵名，我死了以後在九泉之下也沒有臉見妳！

「還有關於我們的親屬問題，我們既然不願一切的遠走高飛了，當然不能再見我們的雙親，妳我的雙親年齡都在七十左右，他們未來的百年大事，恐怕我們都無法出面料理了，到那時候，只好任人唾罵為不肖的子女。但是妳最愛妳的一對女兒，若干年後，只有我們兩人孤苦相守，或許將使妳更加想念妳的兒女，那時候我既然無法使妳和兩個兒

女相見(悲鴻一定不會允許他們和妳見面的)，我又怎麼安慰妳呢？

「至於將來逃往何方？我現在是毫無計劃，只要有錢，那裏都可以去！沒有錢也可以逃到深山峻嶺之中，不過最要緊的是我們一定要逃到他們所找不到的地方，否則他們一定會追蹤而來。當然，他們來了我們還可以堅決拒絕一切，但是必然會發生法律糾紛(這一點妳盡可以不必担心，因為悲鴻對妳已無任何權力，而素珊和我不會正式離婚，除非她甘願放棄，否則我終身不能自由)。

「在我們放棄一切，逃離這個惡劣的環境之後，無論逃到那裏，在一兩年內一定會受極大的孤零苦痛，一切的環境都變了，甚至親友的通信都不可能，這種種的痛苦，除非有最大的決心，必然是很難忍受的。不過呢，與其採行第一個方法而無結果，反而打草驚蛇，使他們防備，倒還不如採取第二個方法，比較直接了當些！

「第三、忍痛重圓如果第一個方法和第二個方法都做不通，或者不能做，那麼祇有我們兩人忍痛割愛，聽從朋友的調解，妳仍舊和悲鴻重圓。這樣也許可以免除種種的麻煩，但是既然這樣辦理，我們就必須絕對做到斷絕形體上的愛，而祕密保存着精神上的愛，才能無愧於心，才可不受侮辱！因此我們必將受到莫大的苦痛，不過只要我們忍受得了這種痛苦，以後或許還能強迫自己在表面上維持正常的友誼，使我們借此友誼圖得相

見和相互關照的機會，再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等待天然環境的變遷，以及事態的演進，說不定還有自然形成的機會再讓我們相愛，也未可知；萬一竟致終身不可能，那麼我們的愛將永遠留存於心底，以渡過我們殘餘的生命，盡此畢生的相思，藉以完成我們的傑作——拿我們的信件作主要材料，而寫成的書，為人世間留下一件理想的愛情，那就是我們不幸中萬分之一的慰藉了。

「唉！我寫到這兒，真覺得我實在是世界上最卑鄙、最無能的男子！妳就是不責備我，我自己慚愧，不配做妳的愛人！」

「第四、保存自由妳如果認為以上的三種辦法都不妥當，那麼，就祇剩下了一個，妳為愛我而不惜為我犧牲一切的辦法。不過我既然這麼愛妳，而且我向來不作自私的打算，我除了憑恃妳的愛，同時為了將來還有退一步的辦法以外，我實在沒有任何理由向妳作此提議，我祇不過寫在這兒，供妳參考。」

「這一個辦法是，當悲鴻回來以後，妳根據他登報聲明過脫離同居關係的事實，拒絕一切調解，說明和他永久斷絕，這樣妳可以保留自由之身，而為我祕密的愛人。我希望在這種情形之下，拖到戰事終了，再來求一個徹底解決的辦法。那時候素珊可以回她的祖國，或者容易得到她離婚的同意，而我們的事，假如不在戰時公開，也可避免別人因攻擊我個人，而牽涉到黨政方面，同時這樣也能有比較長一點的時間，使我們能在無形

中作種種的準備，以作將來的打算。即或在這個拖延期間，一切都給他知道了，他除了毀掉我之外，總不能把妳怎麼樣吧？再說重圓以後我們仍不能割愛，被他發現，那麼我們兩個人都有罪，若果重圓後我們還是忍受不了，再採取上面所舉的某種方法時，妳就要反過來向他請求離婚，當然又會發生種種困難，不過這樣做法，人家一定會責備我破壞他的家庭，這個罪名我是逃不掉的，然而萬一有人譏笑妳是我的祕密情婦呢，只怕妳更加無法忍受啊。」

「以上所說的種種，都是我本着天地良心，忠實誠懇的話。種種辦法可能還不太妥當，不過我的智慧只能想到這些些，希望妳多加考慮再予選擇。不論妳怎樣取舍決定，我是絕對照辦的，總而言之，就如妳所說的：「兩全又怎麼可能？」既然不能兩全，那就必須求一個有所全！不管事情演變到何種程度，我祇懇求妳千萬不可灰心消極，我們自己不願死，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逼我們死！而且與其白白的死掉，不如採取任何一種方法，至少還能有一線希望。妳一生除了愛過兩個人以外，並無半點罪過，我除了為愛情而於私德有虧以外，無論在公在私，也不曾犯過其它的罪惡，上蒼不應該為這件事毀掉我們兩個人，愛神有靈，也應該憐惜我們，幫助我們。我決定奮鬥到底，決不輕易尋短見，鬧出笑話，反到有利於人，即使妳因為種種的關係，不能作自由的選擇，我

也決不因此對妳的愛情有任何變更。我愛妳是我的理想，我只要知道妳在任何情形之下仍舊愛我，我就能忍受含垢，為妳生存。所以妳盡可大膽決策令我實施，我絕不會有絲毫遲疑，我在最苦痛的時候冷靜頭腦，詳思熟慮，以淚和墨寫了這封信，雖然文字極壞，但我情真意切！這是我們通信中最足繫念最可寶貴的，也是決定我們將來一切的一封信！

「現在已是深夜四點，心裏十分悲哀，不能再寫了！」

命運多舛的蔣碧微，她和素珊的問題還沒有解決，老父竟在病中被徐悲鴻氣死。在太平間裏，徐悲鴻在僵冷的屍體旁邊，向蔣碧微提出複合的要求，是如何的諷刺人生？

徐悲鴻為何第二次刊登啟事，再跟蔣碧微脫離「同居關係」？人性的尊嚴在那裏？

孫韻君去無踪影，徐悲鴻對她思念已成習慣，是否得不到的才可貴？

(未完待續)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定價120元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壹佰貳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